

巴黎行记

高美的玻璃庭院

张生

这次来巴黎,除了高师,另一个我很想去的学校就是“高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高美的小小的黑铁的枪帘布校门坐落在波拿巴路十四号(14 Rue Bonaparte),路并不宽,很安静。

校门两侧的门柱上有两个石头头像,左边的法国雕塑家皮埃尔·皮热(Pierre Puget,1620-1694),卢浮宫里有他的那尊可与《拉奥孔》媲美的《科洛托的米罗》(Milo of Croton)。

对生与死的沉思也让人心动。

周末的校园里人很少,校门后的由三幢楼围合而成的凹型广场上矗立着一根高高的科林斯柱,上面是一个青铜的缪斯雕像。

法国的很多艺术家也曾在此就读。最出名的毕业生有《自由引导人民》的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以及莫奈(Oscar-Claude Monet,1840年11月14日-1926年12月5日)和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

在我的现代美术家中,除了林风眠等人之外,同时期在此求学的还有徐悲鸿、潘玉良,比他们低一辈的吴冠中、赵无极等,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当年徐悲鸿以素描扎实为人所知,他对模特的人体把握水准与法国学生不相上下,所以后来人物画的造型有力,更是写实作风为尚。

走进主楼,穿过中央的大门,才发现这是个四面围合的大楼——著名的“研究官”(Palais des études)。中间的庭院上面,有巨大的透明的玻璃天棚,阳光从天棚射入,让这个玻璃庭院洒满明亮的阳光。

间的庭院上面,有巨大的透明的玻璃天棚,阳光从天棚射入,让这个玻璃庭院洒满明亮的阳光。在一楼的回廊和二楼的拱形窗台上,立着各种希腊和罗马的人物雕塑。

尽管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作品的用意,但这个装置艺术所表现出的艺术探索的精神却让人难免深思——也许当年林风眠们也是在这个玻璃庭院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展,看到了走廊里

的雕塑、画作,还有这里收藏的丰富的艺术品,这才开阔了眼界,勇于探索出一条中西艺术相互融合的道路吧。否则,林风眠不会在执掌国立杭州艺专时提出“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而徐悲鸿也不会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勤于探索以西洋油画技术表现中国题材吧。

当然,这也与他们在高美所受到的教育和训练的潜移默化影响有关,因为高美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鼓励学生顺着拿破仑路走过艺术桥(Pont des Arts),到塞纳河对岸的卢浮宫博物馆和众多的美术馆去看去思去画,而不是只局限于校内画

室的练习。这条路,徐悲鸿走过,林风眠走过,吴冠中、赵无极也走过。当然,高美更鼓励学生练好基本功后就勇于“出师”,自己去进行自由的创造。这也让当年的李金发感慨不已,觉得高美“简直不像学校”,但就是这所不像学校的学校,为法国培养了无数的“大艺术家”,也为中国培养了一代艺术精英。现在看来,这样的“不像学校”的学校,才真的是学校。

从高美校园里出来,我在有着漂亮花纹的铸铁大门前,就像林风眠当年一样,站着拍了张照片。

林风眠曾言:美像一杯清水,当被骄阳晒得异常急躁的时候,他第一会使人马上收到清凉清爽的快感!美像一杯醇酒,当人在日间工作累得异常疲惫的时候,他第一会使人得到他所愿得的那种温情和安慰,而且毫不费力。《致全国艺术界书》,1927年)

可是,要创造出这种种的“清水”和“醇酒”,艺术家却要费尽心机和力气,还要付出毕生的努力,终生“为艺术战”。

6月30日于11Rue Beaugrenelle。7月31日改于五角场。



自左至右依次为巴黎高美的大门、广场以及玻璃庭院内的装置艺术。



笔会

天街

吉米平阶

前不久受邀参加西安丝绸之路电影节,很有些沾沾自喜,从来没有参加过。文学跟电影有缘,但这个缘分离我很远,没有机会亲近。

在高铁西安北站下车,去往西影厂雅致酒店的路上,天已黑尽,夜色之中,看见一栋建筑上面矗立着巨大的霓虹灯——天街,心下有点恍惚,好像时间折叠起来,叠映出了好几处天街。

最早有天街这个意象,还是在大学里。那是四十多年前了。大学里的现当代文学课,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是必由路径。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天上的街市》等等,都是必读课程。“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到了读《天上的街市》,觉得这样的诗歌,一扫郭沫若诗歌的雄浑豪迈,清新可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2020年深秋,去西藏阿里采访。在噶尔县的狮泉河畔,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因为地处祖国版图的最西边,夕阳迟迟不肯落下。晚饭之后,我沿着狮泉河边的行道走每天要完成的步数,在狮泉河两个橡胶坝坝围起来的一泓碧水绕着两岸转圈,走得稍急些,就有点胸闷气喘,这里海拔毕竟有4200多米。在拉萨的时候,内地的朋友回到拉萨的注意事项,我照例认真交代:不要急着洗澡,吃七成饱,走路稳些……还特别比喻:在高原走路就像在内地扛着20斤面粉。拉萨海拔3650米,比这里低了500多米,说在这里走路扛着25斤面粉不过分吧。不经意间,天色渐暗,狮泉河两岸华灯初上,河面波光闪烁,掩映着街灯和不多的人,脑子里无端地就想到天街这样一个意象。

想象自己走在天上的街市里,周边的景致也即刻生动起来。远处的燕尾山在白天像有千万只燕子飞翔重叠,动感

十足,这会儿却像一个影影绰绰的仙人,静静盘坐在那里,用半眯缝的眼睛中透露的睿智之光,打量这个朦胧中的天街。阿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跟其他地方比,可不是高高在上,宛若天街?这样的联想自然平常。

隔天,有朋友带着我去了闻名已久的阿里暗夜公园。暗夜公园,顾名思义,是要远离灯光,找到暗夜。日常生活中,每到夜晚,不管自己的家是简陋还是豪华,人们总会步履匆匆地奔向那里。如果在家庭之外,一定也会寻找灯光明亮之处行走,在灯火辉煌的地方聚首。让城市亮起来!我们越来越为身处的城市自豪,因为在卫星云图上她们在夜里是璀璨的,上海外滩的流光溢彩,成都太古里的灯红酒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人头攒动……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夜晚的标志,是一座城的另一张名片。

阿里,或者说噶尔,或者说狮泉河,她的这另一张名片就是暗夜公园。

阿里离内地太遥远了,离西藏首府拉萨都还有1500公里。那个叫阿里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地区(还没有设市),她的首府是噶尔县,噶尔县政府所在地是狮泉河镇,暗夜公园在噶尔县,离狮泉河镇25公里。

那天晚上,我们驱车一路向南,在二十多里的地方拐进一个山谷,因为有一个国家级的天文台在这里,这里就叫天文台山。暗夜公园位于天文台山的山谷之中,北边的山峰屏蔽了狮泉河镇的灯光,除了我们的照明,这里只有来自自星空的光照。2014年,阿里暗夜公园成为我国首家以星空观测、星空摄影、星空保护为主题的公园。阿里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离天空最近的人居之地,大气稳定,空气洁净,成就了这里独特的星空观测资源,成了高端的户外星空观测地,吸引着许多天文爱好者和国内外游客。有人说,这里是全世界最难抵达的人造公园之一,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在暗夜公园,我没有去尝试高倍率天文望远镜,在我这个外人看来,满天星斗发射的光芒,可能都来自亿万年之前。我躺在公园提供的躺椅上,裹着厚厚的军大衣,看见头顶的那条银河静静地流淌。那条银河由深深浅浅无数光影组成,每一线光可能来自亿万光年的遥远的过去。那种流淌是可以感知的,仿佛还有轻浅的流动之声。千百年来,无

数文人墨客用各类语言描述过的银河,就是我眼前的这一个吧?亿万年来,见证地球经历过的历史纪元,物种生生灭灭的,也是这一个银河吧?几十亿年来,“小小寰球”由热到凉“同此凉热”,这个银河也看在眼里吧?这样的联想太深邃,容易入魔。这时,有几颗流星从天际划过,仿佛银河里溅出的几滴水珠,我感到一点寒凉,惊醒过来,什么“宇宙无穷、盈虚有数”的沧桑,什么“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意境,都被这空落取代了。

记得在大学时代,某天,不知什么缘由,一个人躺在学校的足球场上发呆,那时候北京的夜空,多少还看得见星星,遥远的星星一闪一闪,衬着空蒙的背景,那认识远不及现在,我的脑子里也没有星云、宇宙大爆炸这样的概念,那时候还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仰望星空带来的感受,跟现在有些不同。

我把在狮泉河边想到天街这个意象告诉阿里的朋友,朋友说对,我们叫的就是“中国秘境,天上阿里”。朋友告诉我,如果你在冬天来到噶尔,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下,狮泉河依然波光粼粼,经年不冻。这是因为狮泉河上游距离城区几公里的地方是狮泉河水电站,水流通过机组发电后,温度有一定的上升,所以狮泉河冬天不封冻,这里也就成就了噶尔县冬天充满生机的景观——偏高的水温遇到强降温天气,狮泉河面雾气弥漫,雾气不停地集聚、扩散,经过一夜的酝酿,最终笼罩了整个狮泉河镇,形成了狮泉河镇的大雾天气,行人走在雾气之中犹如迈进仙境。

这天于天街的意境,就更近了一层。还是在拉萨,我的居所左近,就是有名的天海夜市。每到夜幕降临,拉萨市民或者晚餐后小酌,或者加班后烧烤。那些水果摊位,还有卖手机小百货的,服装鞋帽的,琳琅满目,充满人间烟火。我内地来朋友,都是见过大世面的,领到这里,挤在小桌前推举,羊肉粉汤、烤羊蹄,外加几瓶拉萨啤酒,无不满意叫好。有一段时间,“天海夜市”几个霓虹大字,中间两个字坏掉了,远远看去,赫然“天市”两个字截在屋顶,给人很丰富的联想,尤其小雨霖霖的时候,进进出出的,都沾着些迷蒙气息,也宛如天街上。

2023年秋天,应邀到重庆参加西南

六省区文学活动。重庆是一座山城,她的城市结构让每一个初游此地的人都会啧啧称奇,不身临其境,你想象不到她的出人意料。比如,城际列车从居民楼中间穿过;比如,在这栋建筑的顶上其实是一个广场;再比如,当你气喘吁吁在楼群里拾级而上,以为到了更高的建筑,那里却有一条公路等着你……据说在重庆用导航得小心,说不定它会把你引导到你差着好几十层楼的地方。当然,使用打车软件是同样的道理,司机和乘客互相埋怨,殊不知卫星导航的确还没有精确到高差上。这里的街道,随手拈出一条的名字贴上,似乎都可以称之为天街。

在重庆的武隆,我见识了真正的天街。武隆是著名的风景区,有天生三桥、芙蓉洞、芙蓉江这样的名胜。我们抵达武隆,看见一江清水倒映着两岸的色彩斑斓,如绵延画廊。同行中有武隆本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芙蓉江。这个美好的名字缘于两岸多芙蓉树。

芙蓉江古称濡水,又名盘石河,发源于贵州省绥阳县的石瓮子,由南向北流经黔渝两省市,在武隆江口注入乌江。芙蓉江是乌江的最大支流,在景色最集中的那一段的右岸,便是芙蓉洞了。话说1993年,芙蓉洞周边的几个村民,被山里常年吞吞吐吐的山洞吸引,冒险从一个洞口进入一探究竟,发现里面竟是另外一番天地。条件所限,几个人不敢深入,出来后报告相关部门。当地政府足够敏感,迅速采取行动,从1994年开始,持续研究开发芙蓉洞景观,聘请专业的地质学家和旅游规划专家,对芙蓉洞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制定科学合理开发方案,由此发端,2020年前后,建成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天生三桥、仙女山、芙蓉洞)5A级景区、龙水峡地缝和白马山天尺情缘两个4A级景区,梯度储备羊角古

镇等A级景区二十多个,配套建设天池苗寨、复兴田园、纤夫院子、堰塘乡村等一百个乡村旅游示范点(点),对武隆691处可开发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全区75个贫困村实现100%全覆盖。

从芙蓉洞的发现到武隆旅游的开发,我们看到了一个从自然到人文的过程。武隆联合知名导演张艺谋,挖掘“乌江号子”文化,依托桃园大峡谷地形,打造大型山水实景演艺“印象武隆”,截至2020年,已累计演出近2500场,收入近四亿元,获“中国旅游总评榜年度旅游品牌大奖”等二十余项荣誉,成为重庆市文旅融合的典范。当地有近二百名村民白天干农活,晚上当演员。他们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貌发起并连续举办“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成为国际户外运动A级赛事、中国户外运动和重庆体育的响亮品牌。这些举措,无不是对自然景观的一种升华。

武隆县城,乌江穿城而过,两岸不多的坪地上,高楼鳞次栉比,拥挤的程度,比山城重庆一点不逊色,真正寸土寸金。我的感慨还未出口,边上有人说:“上面宽敞!”

镇等A级景区二十多个,配套建设天池苗寨、复兴田园、纤夫院子、堰塘乡村等一百个乡村旅游示范点(点),对武隆691处可开发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全区75个贫困村实现100%全覆盖。

从芙蓉洞的发现到武隆旅游的开发,我们看到了一个从自然到人文的过程。武隆联合知名导演张艺谋,挖掘“乌江号子”文化,依托桃园大峡谷地形,打造大型山水实景演艺“印象武隆”,截至2020年,已累计演出近2500场,收入近四亿元,获“中国旅游总评榜年度旅游品牌大奖”等二十余项荣誉,成为重庆市文旅融合的典范。当地有近二百名村民白天干农活,晚上当演员。他们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貌发起并连续举办“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成为国际户外运动A级赛事、中国户外运动和重庆体育的响亮品牌。这些举措,无不是对自然景观的一种升华。

武隆县城,乌江穿城而过,两岸不多的坪地上,高楼鳞次栉比,拥挤的程度,比山城重庆一点不逊色,真正寸土寸金。我的感慨还未出口,边上有人说:“上面宽敞!”

临近傍晚,县城的街道熙熙攘攘,大街两旁各类门店人进人出,热闹非凡。同车的朋友继续说:若是夏天来,县城大部分的商店餐馆都关门闭户,连停车场都是空的,有一大半人都在上面。上面要比县城温度低七八度。

重庆是我国著名的“火炉”之一,能够想象武隆的夏天也一定火爆热烈。难道整个夏天武隆人都在那个上面避暑?我好奇,都不上班吗?答案是在上面上班。

全县一半半人在上面上班!上面,是一个什么所在?

直到真正到了上面,才知分晓,武隆人所说的上面,指的是武隆仙女山。从县城出发,“跃上葱茏四百旋”,车行近一个小时,海拔上升一千多米,眼前豁然开朗,完全没有了山区谷地的憋窄,沿途可见森林环抱的青青草原,点缀些刻意放养的色泽各异的马匹,一派草原

风光。资料介绍,仙女山位于重庆东部武陵山脉,最高海拔2033米,拥有森林33万亩,天然草原十万亩。夏季平均气温二十三摄氏度。以其江南独具魅力的高山草原,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清幽秀美的丛林碧野景观而被誉“南国第一牧原”和“东方瑞士”。旖旎美丽的森林草原风光,在重庆这样的大都市,可是独树一帜的景观。

朋友所谓的“县里有一半人上班”的所在,全称为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武隆已由县区,朋友还是惯性思维。仙女山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人说“半城武隆半城山”。仙女山森林覆盖率超过80%,负氧离子含量丰富,度假区内拥有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酒店集群,旅游配套房两万多间。度假区避暑养生的游客高峰期能够达到每天30万人次,举全区之力保障当地旅游康养业的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

旅游康养的发展为武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创造了条件。2019年前,仙女山旅游扶贫带动七个乡镇(街道)、50个行政村、近五万名农民实现人均年收入1.2万元以上,仙女山景区通过项目建设、商贸等吸纳景区原住民两千多人就业,带动一万多辖区的农民从事涉旅“第二职业”,2019年,实现年收入人均六万元以上。

虽然已是深秋,仙女山依然游人如织,许多由导游打着小旗子带领的老年团队,应该都是来享受森林氧吧的清新空气的。入夜,从住所的窗户远望,看见鳞次栉比的商舖和酒店民宿,灯光闪烁在一层薄雾之中,想象盛夏时节这里的热闹景象,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天街。

天上的街市,不仅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梦想,也是不时出现在身边的美好现实。在阿里的天空下,我与星星对话,感受着宇宙的浩淼;在武隆和拉萨,我真切地体会到来自天街的人间烟火;而不久前在西安,偶然之间与天街相遇,连缀起了这些远远近近的记忆。



傍晚的狮泉河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QR Code]